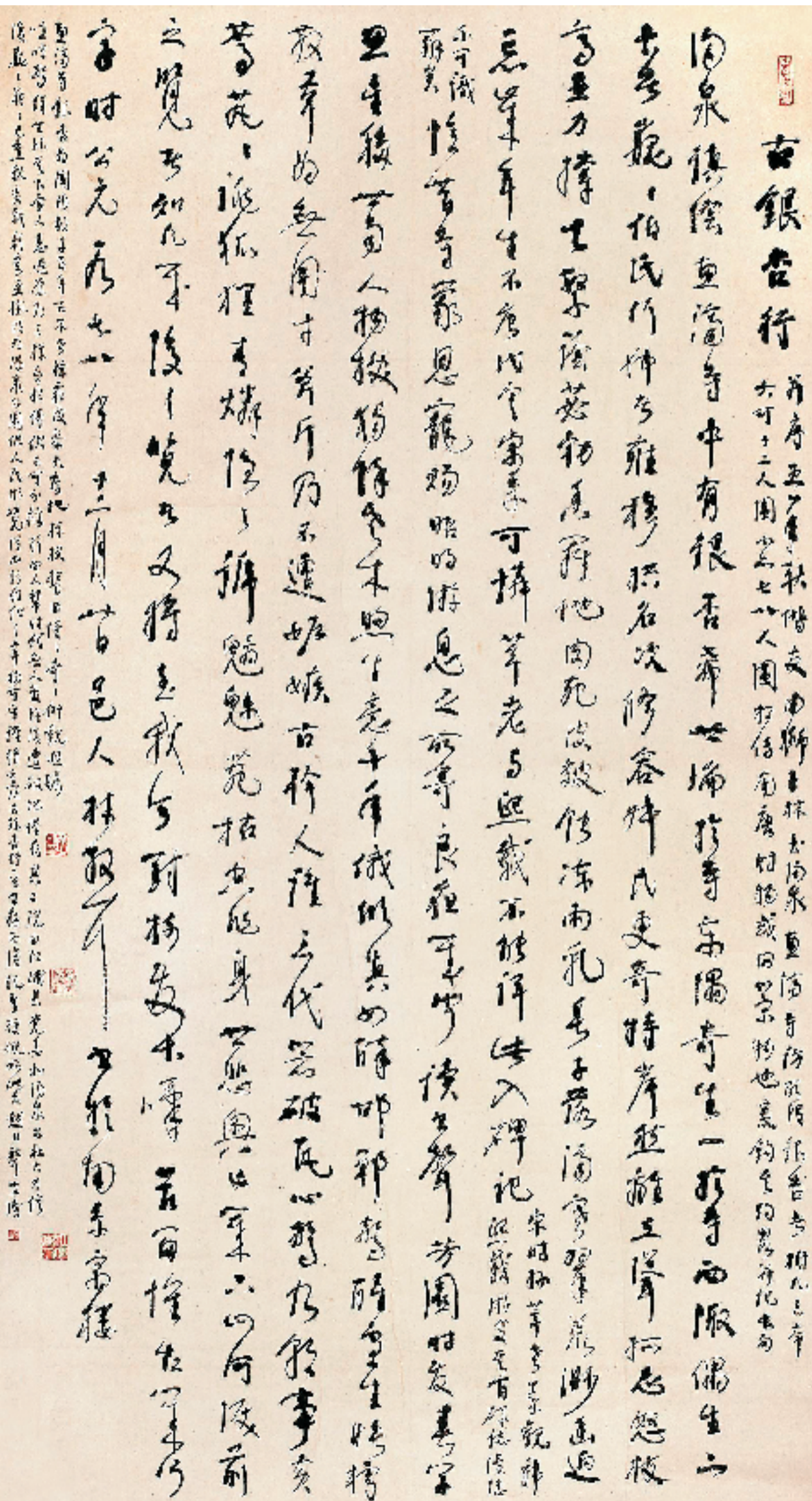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画名家馆藏巡览

浑然天成——林散之《古银杏行》赏评

■朱以撒



《古银杏行》是林散之晚年的作品。

这是一幅大作品了，除了幅式大，还有洋洋洒洒几百字的内容，算得上倾心倾力创作而成。

和林散之某些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作品有所不同，《古银杏行》并不体现强烈的干湿对比，而是表现了一种凝重滋润的美感。

《古银杏行》在用笔上沉着稳重，虽为行草书，行笔却不求迅捷，气势并不求豪纵，而是多有提控，把行笔速度放慢了下来，让墨色充分地渗入纸内，使线坚韧饱满，得古朴趣味。尽管字与字之间也有一些牵连，但牵连中不激不厉，缓缓导引，使其联系自然而然。从用笔可见林散之功夫的深厚及细腻，很完好很到位，决无草草敷衍而过。用笔多圆少角，多秃少尖，退去潇洒华丽，流露出古拙、质朴、含蓄，可资细细品玩。

用墨的滋润安和也是《古银杏行》的一个特色。作品不显示墨色的两极对比。墨色的大差异固然可以给人强烈的视觉提醒，但此作还是以滋润为主贯穿全篇，墨气氤氲，墨色深沉，时有涨墨之趣。墨重墨轻一路错综而下，转换变化，似在不动声色之中。墨色的润泽使人于玩赏中如临江南春雨，展开一个恬静闲淡的境界。

《古银杏行》在结构上给人宽松的美感，尽管字数繁多，却得宽敞通透，故显大气。结构松而不散，简而不寒俭，似正犹欹，时正时欹，譬如用兵，奇正相生，有应有伏。如论说其造型，则多修长之姿，便于属连上下，因此少横向扩张之线，多向下摇曳接续，有移针匀绣之妙。尽管字多，空间饱和，还是使人不觉结构的壅滞、温纯，我们不能不钦佩林散之在结构上的善于留白。

《古银杏行》展开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。虽然篇幅大字数多，书写过程也比较长，但通篇下来神完气足，毫无倦怠之笔，兴致酣足，首尾相衔，如常山之蛇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则首尾皆应，足以称统一整体之密切。这种整体之美在林散之笔下，是如此从容闲雅地进行，以字带字，字字相激相活；以意带字，意在其中，笔断意连，真有如包世臣所云：“如老翁携幼孙行，长短参差，而情意真挚，痛痒相关”，如此这般浑然一体。在主要内容的两侧，右边有两行小草，左边三行小字，作为对主体的补充，可视为林散之兴犹未尽的继续。甚至，这五行小字还更为精彩。

作为一位艺术个性突出的书法家，这件作品当然不止给我们这些美感。功力的具备是最根本的，两功力之外的部分，如作品弥漫着安和、文雅的文人气、书卷气，在看似寻常的笔墨中蕴藉高远，则是更让人寻味的。所谓的书法创作当然是后起义，实则就是挥毫。一个书法家有了感受必定要秉笔而行，在纸上抒情写意。而一个书法家平素积累下来的学识、修养、气度都会在挥毫中馨露出来，为人接收。晚年的林散之已经到了如同杜甫所书的“浑漫与”的自由境界，又如刘禹锡说的：“野人斤斫无痕迹，仙人衣裳弃刀尺”，进入了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在《古银杏行》中，书法家志道的、遣兴的、抒怀的情调都得到了充分地阐发，而自然地写、朴素地写、随意地写，又使人感受到书写之真、之纯、之淡。

挥毫理应如此。

(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导)

林散之 古银杏行 291x103cm 书法 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藏